



# 魏翊泰 同學

客語 · 短篇小說 · 學生組

第三名

得獎作品

## 姁娥記

### 得獎感言

我很榮幸可以得到這個獎項，主角子嫦的性格也是我一段時間的心情寫照，我也是希望能透過寫作讓我能夠在以後還能夠體會我一段時期的心境，還能夠追憶那種感受，在這段寫作的過程中，很感謝李文煥老師的指導，沒有您的幫助，我沒有辦法完成這個作品，也謝謝生活上無數個曾善待我的人，也謝謝評審委員，我會繼續寫作下去的。

## 姮娥記

暗晡頭子婦行到橋脣，在悵然个星空下，總有一種講母出个陰鬱。在烈烈个日頭下，膚身像分火難著痛到耐母得。自家一儕企在橋脣，冰肌雪膚、雲鬢霧鬢个容貌，嘎有該嫦娥再世个感覺。萬千孤栖會集左心，在子婦心肝肚，有這該死个特質，生成注定孤栖一生人，麼个怨言早就燒到淨淨，乜既經無餘力好怨怪。一身白淨無法洗忒心肚落寞，轉身看著恁多眼盯盯雙目，佢無講半句話就離開，行到陪等佢長大个涼亭前。

六角形涼亭起在湖中央，就摻烏色个目珠仁共樣，湖脣林木蓊鬱，恁仔个美景良宵在子婦目肚早就慣勢了。佢定定仔行過棧道，來到涼亭肚頂。亭仔裡背桌凳比比排等，桌頂放一個揚琴，桌脣放等利利个刀仔，拖仔裡肚放等文房四寶，另一張桌仔頂高放等顏料。篆隸草行書、山川街景畫翊待左右，可能係淨有摻心浸入墨水同顏料裡肚，正做得母會感受著孤栖。自從爺哀過身以後，佢總係自家一儕人，這座涼亭也係佢自家建成，名仔安到太陰亭。母過看起來篤實个生活，在子婦心肚嘎係仔母著个空虛。

長夜漫漫，月光珣底下間兜仔劍影，枝葉落地个沙沙聲正響，一儕人頭前縱過，黏時子婦就轉到家門前。逐日就係恁仔無味無緒，幾多个周而復始乜呆忒厥雙目，子婦也係無奈何，期望生活做得出現轉幹，這件事係從荳蔻年華就有个思緒，今這下二八年華已過，再多个期待在歲月个磨石前，包尾還係變成一支支刀仔剮過厥心。佢來到桌頭前，擎起筆寫等曹植个洛神賦，鐵劃銀鉤、柔撇婉捺在厥筆尖玩轉，行雲流水一氣呵成，霎時就已結筆。擎頭望下過去，母多知仔就已墜兔收光，凝神一瞅夜色寒光，呵出一口幽嘆，佢跔等搵落眠床，揸等被骨橫下就睡忒。

天甫光子婦還在該牽覺，外背嘎傳來陣陣敲門聲，子婦盲識堵著這樣个事，佢煞煞梳妝一下仔，帶等疑狐搥開門，企在外背个係一個後生人，子婦問：「有麼个事無？」後生人回應：「做得分佢一碗白滾水無？」子婦頷頭應，轉身承了一碗水兜過去，後生人接過碗，講：「佢正愛來去京城考試，但願一擺就做得登科及第。」子婦聽過後，佢笑等講：「這片斯無開桃花吓！」後生人也笑一下，接等看著子婦開容笑面个嘴角，心肚泛起漣漪，佢用手遮揸面頂个暖意，還過摻碗還轉去，講：「吾爸摻老弟還在等佢，無愛加講了。」佢轉身行了幾步腳，幹頭向子婦講：「佢安到蘇軾，妳哩？」佢回講：「子婦。」蘇軾頷頭講：「廣寒持孤留顏墨，何母赴京展文才？」

子婦回應：「白雪不勝炎陽焰，何能長遊闕宇間？」蘇軾著驚，看了看子婦該白淨个瓜子面，心想：「怪母得皮膚恁白淨。」佢爪等頭那講：「該正經還打爽。」子婦笑微微回：「遽遽去！大家都等等你呢！」蘇軾聽了也攞手告別子婦，子婦不知仰般就摻冷冷个手伸出去，母過黏邊試著手指公燒爇爇仔，趕緊摻手收轉來。看等蘇軾緊行緊遠，子婦心想：「這人生天生注定不凡。」直直到看母著蘇軾个身影正關門，轉到了間房。佢行兼桌面前，面頂還係帶等囡母核个歡喜，這下佢目肚光芒四射，雙瞳檢水，就像佢个人生正愛開始。蘇軾摻蘇洵、蘇轍會合，蘇洵講：「有借著水無？」蘇軾頷頭應，順續想著子婦个言語同笑容，笑講：「開門个姑娘母單淨生到白淨，氣質乜摻戴在屋下个舖娘如出一轍，文采更加係絕。」蘇洵搖手講：「該正經係特別个豔遇！」三儕繼續向京城趕去，準備等京城舉辦个考試，可能係佢兜距離踏入仕途，淨係需要臨門一腳定定。

此時堵好係嘉祐二年（1057年），慶曆新政也已布上一層厚塵，范仲淹已經行入歷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傳遍天下。頂梁柱橫忒以後，文壇百廢待舉，上隻文壇高峰已過百十年，正等待著新血流入。這下歐陽修正任職考官，佢等待著學子們个文采，一片期待著佢學徒个發揮，相信將來个十過年，定著會係群星閃耀該時，也在這時，佢構思長久个計畫也悄悄掀開序幕。想到這片，佢拿起茶杯，啣了一口後笑講：「曾鞏，佢期待你个發揮。」這下正擔任禮部貢舉主考官个佢深知伯樂个必要性，畢竟佢係受了不少恩情摻提拔，正會行到這位，完成小時个夢想。

烱日當空，子婦撐等紙遮上街，擋忒對天頂晟來个日頭花，在滿哪仔就係遮花个路項，佢看起來母會仰般特別。街項人雖然多，母過都歸群圍在地攤邊脣，故所子婦就緩緩行在路項看等攤仔，恁等愛買麼个東西，這搭仔離京城無幾遠，街路項做得看著當多考生正愛赴京城，希望母會辜負十年寒窗，就此揚名立萬。背尾子婦淨係買杯啣个定定就轉了，心想：「街忒細了佢戴母慣。」當佢行到家門口，突然看著門口企等一儕人，子婦行兼看啊看，佢乜斡頭看著了，佢笑等走來捕子婦，笑等講：「小婦，恁久無看著了！」子婦端詳等厥面，著驚喊出聲：「小弗！」子婦黏時想起還細該央時个快樂。

還細時節个眉州天頂个雲比夏州加當少，佢從細看等恁樣个天頂長大，搞等搵棗磨、捩輪盤、棋仔盒、千千車、鑊鈸玲瓏寶塔這兜遊戲。簡單个遊戲就做得搞到樂暢，該央時个回憶正經分人尋味。阿爸做生理，阿姆係賢內助，總係在阿爸出外時撿摻屋肚，在佢印象裡背，阿姆一直就係慈母，時時就係開容笑面，對人乜係有上有下。母過阿姆旦勢在暗晡頭外出，係講日時頭出

去定著撐等遮仔。佢輒常帶等佢夜遊，觀賞暗晡頭个火焰蟲撈河壩，日時頭陪等佢掀看詩詞、神話故事，臨暗仔到街項聽講古。總个來講，阿姆十分中意文學，佢也係同佢共樣，日時頭讀書毋多知仔就日頭落山，該時總係試著時間昶少，無法度看煞歸本書。阿姆中意王維个詩，輒常同佢分享佢心中个意境，佢也對肚項體悟了一個道理：詩詞个美係愛用心感受。在佢个印象中，佢旨識發譴，乜當少會毋耐煩，可能這就係人講个賢妻良母。

六歲時有一日，佢正習字練筆，突然間阿姆帶等一個細阿妹仔入來，佢擎頭看啊看，放下墨筆，阿姆笑等講：「佢係隔壁王屋个妹仔王弗，你兩儕愛互相照顧喔！」佢頷頭講好，佢牽等吾手笑微微仔，佢向佢講：「請多指教。」佢乜笑等回，順勢在佢側賺拉一張凳仔坐下來，佢擎筆繼續書法練字，過無幾久，佢撈毛筆分臂項个王弗，佢接過筆，寫了幾筆，該歪壩个字讓佢笑出聲。看等佢面紅濟炸細聲講：「佢無寫過書法。」阿姆笑等講：「小嫦，莫笑人家，佢毋識寫過書法你來教佢啊！」佢頷頭回應，還過示範書法个一撇一捺。在王弗用筆之時佢幹頭看等阿姆，阿姆淨係笑微微仔緊看，害佢鼻公頭嘎紅起來，佢轉過來撈新朋友攀談。佢係阿姆帶分佢个第一位知己，嘎也係盡後一位。阿姆乜輒常帶朋友來屋下寮，緊打嘴鼓緊行棋仔，且勢阿姆贏个較多。屋肚鬧熱煎煎，在朋友眼肚，阿姆總係帶等燒暖个笑，旨識聽過佢對口中講出傷悲同煩心。隔年春天，當久無轉个阿爸也轉來屋下了。識燒暖个嘴角，嘎無溫度，識對詩詞熱忱个心，嘎降到冰點。企在原地个佢，目珠窟像地動山搖，無法接受同落寞淪了目眶。該年阿姆正二十七歲，時間正經係忒短了。

從此以後，逐擺拿起《詩三百》，總會想起該笑微微个面，係佢，帶等佢認識詩詞，係佢，向佢分享佢心肚个意境，更係佢，分佢理解詩詞个靚。想到這位，佢看等手項个書，擺合等一息仔惋惜。佢望了望身側坐等个王弗，佢淨係恬恬坐在臂項，默默仔墜下了頭，佢看著堵好看等佢个佢，強強擠出一滴滴仔笑容，還過撈佢捅入心肝頭，原且係阿姆个位仔坐等別人，但係厥氣質撈阿姆共樣共樣。或者係運命个巧合，空氣中流露著悲淒撈痛腸个嘶吼，漸漸个變成了靜淌个孤栖撈艱苦，阿姆个身影，無法度添放忒。

日仔久了傷悲也淡了，阿爸自從阿姆過身就毋識再轉屋，淨係間幾日仔寄錢轉屋定定。在廳下阿姆有隻牌位，臨暗仔佢總係坐在桌前朗讀詩詞，但願佢在九泉之下乜做得感受溫暖。從該以後，屋肚變到冷冷落落，眾人个談笑聲已不再，伸著佢个獨自行棋个身影撈自言自語，王弗輒輒來屋下寮，坐在原且阿姆坐著个位仔，聽等佢向佢分享詩詞，佢个書法漸漸仔正，撈佢个話題乜緊來緊合。毋知係哪久開始，佢兜个稱呼乜佷近了，從以前互稱本名，變成了小嫦撈小弗，可

能這就係時間个奇妙，做得沖淡傷悲，乜做得累積情感。

續下來个六年，子婦摻王弗都形影不離，日時頭讀書寫字，暗晡頭聽講古、搞遊戲，王弗个爺哀乜認識子婦，知得厥爺哀無在厥脣項，對佢關懷較加，時常湊佢來屋下食飯，一片係陪伴佢，一片係為感謝佢教王弗讀書寫字。這一駁仔，子婦摻王弗个文才也日漸精進，待人个價值觀摻看人个目光也漸漸成形。一切親像往好處發展，但就在這時，一封信仔打破了長久以來个恬靜。第二日日打早，王弗向子婦家春來，穿過了人來人往个街路來到門口，看著了滿園个忘憂草，毋過敲門當久嗰無人回，可能有事去無閒係無？但係幾下日過忒，還係共樣，佢帶等失落行轉屋下，毋過佢無放棄尋著子婦，滿哪仔搜尋頭擺摻子婦阿姆行棋个朋友，詢問摻子婦阿姆有關係个事。就在前幾日，佢得知子婦阿姆老屋在夏州，決定孤注一擲，倚侍著對子婦个瞭解摻往擺个線索，走去夏州尋覓子婦。在夏州路上看等一座座屋仔，王弗心肚恹絕對毋會在這，故所徒步蹶上山，當蹶到半山排，遠遠看著一間摻子婦家共樣个屋仔，門項寫等廣寒兩字，佢想起了子婦老屋門口親像寫等商丘，外觀摻老屋相像，揣想當有可能係這位，在行等過去个路項，脣項親像吹起懷念个花信風，小婦篤實个墨跡、柔情似水个性體躍入腦隔，腳步乜緊來緊遽，當佢敲門以後，嗰無人應答。花忒四年尋覓細人伴嗰無結果，王弗也難得落寞个垂下頭，佢正準備回程，斡頭一看，就看著了熟悉个身影，素色遮花、純白長裳，另一手拿等咻个，王弗急拚拚仔走去摻佢，分開恁久个重逢，酸澀又甜蜜。

「小弗？」子婦面項恹恹个歡喜，也同時看著王弗个恹，煞煞請佢入屋歇暍。兩人到了廳下，子婦斟一杯茶分王弗，佢也接過了茶，笑笑仔講：「妳這一駁仔好無？」子婦笑講：「還做得，毋過妳仰般會知佢戴這位仔？」王弗嘆一口茶後講：「麼人會知？佢尋妳四年零了！」子婦講：「該妳這一駁仔敢好？」王弗講：「還做得，都結親了正問這係毋係忒慢了……。」還旨等佢講煞，子婦著驚問：「結親了？該妳屋下官人係？」王弗面項帶等微微仔幸福个紅霞，笑等講：「蘇軾。」子婦聽著名仔，恹起了前來借水个後生人，回應講：「佢文采異出眾，未來不可估量。小弗，妳尋對人了！」王弗著驚講：「妳認識？」子婦笑了笑後講：「一面之緣罷了，言談不過蜻蜓點水定定。」王弗回應：「話講妳突然離開四年係為麼个？」子婦默默垂下了頭，目神盡係落寞摻哀戚。王弗一見情形毋著，煞煞轉話題，講：「無愛講這好了，妳知得佢摻官人係仰般認識个無？」子婦拂頭，王弗摻茶一口咻忒，定定仔講等佢摻蘇軾个相遇。

阿爸王方係鄉貢進士，在中岩書院任職，門下學生不少，而其中一位就係蘇軾，妳離開个這段時間佢輒常到書院行動，便有了幾面之緣。某日佢正在中岩池脣散步，看著了園裡肚个花開

到恁靚，順手摘了一蕊黃花，旋旋風看著從遠方行來个儒生也摘了一蕊白花，該就係吾老公。佢先摺白花送分佢，佢就將手項个黃花送分佢，佢講送个係鳳花，還講佢這蕊係鳳花。講到這，王弗忍母核笑，又講：「親像係想點出司馬相如摺卓文君个故事个樣仔，實在異得人惜。」一日阿爸池塘竣工，請佢摺這座池塘提名，佢想了想就寫下「喚魚池」三字，請梅香仔送過去，麼人知答案摺官人个共樣，還正經係想毋解个造化。吾爸紹介佢兜互相認識，第二年該正月二十个暗晡，官人約佢到松樹林脣打嘴鼓，該日月光蓬白、微風柔柔仔吹在身項，佢講起頭擺阿公个事情，也摺佢講佢識逃過婚，還過發誓再無愛討舖娘个事，講忒幹頭摺佢講：「佢一生人旨識違背誓言，唯獨這擺佢後悔了。」舉頭望明月，對影成雙對，此時明月作媒，松崗作證，偲倆儕就在今暗晡定情，過無幾多日，佢兩儕就結親了。

子婦聽著笑到咕咕滾，講：「小弗，妳愛幸福喔！」講煞後摺王弗斟加一杯茶，王弗笑講：「會啦，該妳哩，哪久會尋著若个比翼鳥？」子婦恁想頭過識目盯盯看等佢个男人，無意無意笑等講：「男人全全係大豬公。」兩人笑了一陣仔，子婦問講：「今晡日愛在這歇無？」王弗頷頭回應，子婦講：「該佢先摺間房整理一下仔。」子婦講完就企起來向間房行去，王弗看等行開个子婦，心想：「該央時當想請妳來參加婚禮，可惜忒慢了。」王弗嘆了口氣後伏在桌項，毋多知仔就睡忒了，夢裡肚親像轉到了童年，子婦坐在厥脣項寫等書法，佢看等在背後寫等書信个子婦阿姆，慢慢仔行兼，兩儕都無發覺異樣。王弗斜斜看著子婦阿姆寫个書信，目珠仁忍母核緊停動，轉頭看洋溢笑容个子婦，默默仔敢大氣，琢琢仔轉到位仔同子婦講話。當佢幹頭看著子婦个阿姆，面項還係帶等笑容，但係鼻公頭轉紅、目汁濫汨，就在這時，王弗像形知得子婦離家个原因，滿係笑容个子婦看向王弗，毋過王弗嘎無心接筆，心肚想等：「小婦，妳究竟獨自堪得幾多艱苦啊？」這句話也變成夢話對嘴講出，還過目汁雙流。夢裡肚个子婦堵好講：「頭下笑妳，心肚無爽快係無？」現實世界个子婦正撿摺煞，行出間房就聽著王弗个夢話，疑狐个行過來，夢肚同現實个子婦同時捕等王弗，講等相同个話：「有麼个好噉个？過忒就好哩。」王弗嘴肚翻出幾隻字：「長辭……」子婦聽後腦膈一片空白，心想：「小弗仰知該封書信？」恁來恁去總係想毋解，只好笑等講：「都過忒了就毋好扭揪了，斷烏了，來去街路項行行啊。」這下王弗也清醒了，看著脣項个子婦，想著夢裡肚所見，子婦也看等佢，兩儕對視像無聲交談，王弗看著了子婦眼肚个梅花，子婦也看著了王弗心肚个桃花林，子婦眨目輕聲講：「行啊！」王弗微笑回應，跔等子婦个腳步行出廣寒閣。

微風撫過樹林，帶來皮皮落葉摺回憶，也摺愁帶兼了幾分。彎幹細路項傳來陣陣笑聲，揸忒了頭過幾多孤栖身影，兩隻細人仔嘻笑打鬧摔過曾經个形單影隻，就算分寒光包等，也毋會感

覺冰涼。腳步聲漫到街頂，隱身於百盞華燈裡背，喊賣聲穿過定疊停腳成五味，拿等燒爌爌个焙粿仔，這係子婦童年時盡中意个零嗒，王弗還記得這事，子婦十分歡喜。兩人緊食緊講，毋多知仔就來到街尾，行出鬧熱个街路，感受著靜夜涼風，一切像倒轉頭擺兩儕滿哪仔遶寮个樣仔，摘下路脣盛開个花來搞，唱等一首首詞曲，萬物都成為佢兜創作个材料，餘音播入樹林，摺舊夢交融，化做花香錫等照夜清，在這無共樣个夜，萬物還係恁樣和掞。打嘴鼓个過程中，王弗毋識提著子婦阿姆，愁慮打壞氣氛，也驚怕子婦艱苦，自從問起佢離開个原因，看著子婦个目神，就了解這事對佢个打擊。此時兩人行到了湖前，看著了木棧道接等涼亭，涼亭頂寫等太陰亭，廣寒摺太陰，王弗默契个看向子婦，子婦對佢笑啊笑，講：「這係佢起个即時。」王弗一笑，即靈个佢發覺子婦个笑容有兜仔變味，大體仔揣出了子婦个用意，但佢也無多講，隨著子婦行入亭下，兩人各自拉一張凳仔坐下，當王弗驚嘆著子婦這幾年个文詞造詣時，子婦從角頭拿等樹盒行來，講：「畢竟詞句就係事件乘上感受！」佢摺樹盒放在桌頂，揚起个目眉也隨等樹盒落下，柔聲講：「這封信仔妳當像看過樣仔！哪看著个呢？」子婦摺樹盒打開，正經係王弗心肚所想，王弗講：「夢裡肚看著个。」講：「恁樣嘎……。」佢坐下來，繼續：「相信佢無需多講妳也知意思，這封信仔也就係佢離開个原因。佢本毋想講這事，毋過佢个交情也恁多年了，困在心肚也當艱苦，趁這機會同妳交換想法。」王弗頷頭，目珠頭顯出一息仔狐疑，子婦輕聲講：「從細佢就對阿爸十分生份，從佢知人我以來，佢淨轉屋兩擺，第一擺佢正四歲，第二擺就係阿姆過身，逐擺佢問起阿爸个事情，阿姆也無麼个回應，淨講佢無摺心放在家庭，淨專注在厥事業上。」子婦道嘆，講：「阿姆个妹家在夏州，阿姆過身以後在夏州入土，牌位放在屋下，阿爸自此以後就無再轉來，淨係間幾日仔寄錢轉來定定，離家該日个朝晨，有人送來幾箱金銀，頂項放等一封信仔，該封信仔就係妳看著个長辭婦離，裡背个內容佢毋使多講，正因為信肉內容分佢毋盼得阿姆，故所正會來到夏州。」王弗講：「該妳做得跔佢講一聲啊！」子婦聽後嘴角忍毋核緊顫，目珠仁起赤沙，垂下頭講：「佢係看著妳，佢就會捨毋得離開了。」子婦揸等面，王弗看著這情況，手忙腳亂个安慰子婦，子婦伏在等王弗心肝前盡噉，王弗笑講：「有麼个好噉个？過忒了就好了！」過無幾久，子婦漸漸仔收起目汁，搯等目珠講：「失態了，佢本想講到冷靜一息仔，無想著還係忍毋核。」王弗搖手柔聲道：「既然帶佢來這，定著有想講个事。」子婦頷頭，摸等三千煩惱絲，輕聲講：「先慈離世已滿十年，今日過後佢就離開這，來轉屋下去。」王弗講：「妳愛轉湄州？」子婦頷頭啣一口茶，講：「天光日佢摺屋下撿摳撿摳，就做得同你共下轉去了。」王弗聽著這事，心肚歡喜摺狐疑擺合，問：「該做麼个愛帶佢來這位？」子婦講：「阿姆个墓就在這附近，想請妳陪佢去摺佢講一聲。」子婦企起來講：「行！」兩儕離開涼亭，行過木棧道，繞等湖脣行到涼亭个正對面，行等林間小路，一路兩人無交談，子婦想起頭擺同阿姆相處个日仔，王弗恁起頭下夢著个場

景，恬恬仔迎等夜風行到子婦阿姆墓前。墓前十分淨俐，子婦雙手合十無聲默念，王弗共樣雙手合十个看等子婦，在子婦手放下該時，忽然間起一陣大風，紛飛个落葉環繞周圍，定定仔落到地泥，分烏雲掩等个月光也探出頭，銀光透過枝葉掖下，晟在碑石頂頂。子婦插香拜後轉來王弗脣頂，母知係感慨抑係傷悲頭那犁犁，講：「時間無法剪斷思念，您離開个該月，佢識千百擺幻想您淨係睡忒了，但係送入土个棺材連等吾个想望共下埋忒。時間無法沖淡回憶，您離開个該年，佢識千回个夢著同您个往擺，但係晟照入間房个日頭化忒吾个妄想。今生係您分了佢生命，佢嘎無機會報答，仰般您愛恁早離開。」子婦密密掙目汁，抽脰講：「這四年佢都陪在您脣頂，母過逐擺看著您，吾心肚總係艱苦，想起頭擺个回憶總會跌目汁。」此時王弗感覺水涿著額頭，親像會落雨了，子婦繼續講：「再續下去，佢淨能戴在原地踩腳踏踏，無法向前行，佢愛轉湄州老屋去，也希望您做得輒輒轉來，分佢繼續陪伴您。」講煞該時節，玄風落下雨，子婦摻王弗趕緊囧在樹下。子婦緊掙目汁緊講：「仰般突然間落雨啊？」王弗皺等鼻公，目珠眶紅紅，講：「這係阿姨在噉吧！」這時湖水升起，濺出个湖水流向子婦摻王弗个來時路，順等該條路直直流到墓前十米个樹根窩壱，子婦講：「這頭合歡樹係從屋下帶來个，佢係阿姆生前種个，佢摻佢帶到這位來種。」王弗頷頷頭，轉身看著該頭樹仔，湖水像感動噉个阿姆，用淚水滋養合歡樹，王弗心想：「阿姨定著也當感動吧！」佢望等天頂，想起了正前往京城个老公，佢輕聲講：「望你做得馬到成功。」過忒一段時間，雨勢漸細，湖水也慢慢退忒，露出一坵坵石礮仔，子婦阿姆墓前个泥沙也分這場大雨洗忒，兩行字在黃沙裡肚浮現，王弗趕緊喊轉愛離開个子婦，子婦掙開了遮等个沙仔，講：「佢仰母知有這東西。」沙仔掙開以後，字也顯出來，頂頂寫等：「孤不永孤，離不永離。」兩行字个在中還放等一隻箱仔，子婦摻佢拈起打開，裡背裝等阿姆生前用个髮簪同玉環，這隻玉環摻王弗手項帶等个一模一樣，王弗講：「佢手項戴个係阿姨認識佢該日送分佢个。」子婦摻手環帶等，感動到講母出話來，髮簪分佢纏纏搭在手項，佢看等眼前个場景，緊顛講：「您究竟愛分幾多東西……您正放得下？」子婦齧等嘴角个感動，柔聲講：「佢愛離開了。」佢帶等王弗轉頭行，佢踏上了第一礮，阿姆擎起毛筆寫等詩个畫面浮入腦膈，第二礮、第三礮直直到第二十礮，眠床前講等故事个佢、讀等詩詞个佢、牽等手指向天河个佢、掙等燈籠行夜路个佢，從面前掠過，當子婦踏在最後一礮時節，佢想起了摻王弗相識个該日，阿姆眼肚个母盼得摻千言萬語，佢忍母核捏等鼻公，當佢回神看著周圍个景象，柳葉溫柔地拂等，湖水裡背映照等月光，伴等佢長大个太陰亭，親像感受到了佢愛離去，也默默仔流等目汁，靜靜个轉到了涼亭，看等曾經个一幅幅畫作摻詩詞，不勝懷念，這下子婦講：「應當愛轉去了。」王弗頷頭，兩儕就慢慢仔離開湖脣。曾經認為个孤栖冰涼，離去時正發覺著燒暖。就像阿姆生前个性體共樣，恬靜中帶等溫柔，母過也係這份溫柔，正做得跨越十年歲月，化做刀、化做玉鐲、化做髮簪默默陪等子婦，相



信阿姆在翕起盒仔該時節，乜埋忒不少回憶摻目汁，也就係所謂个長相思。

搵搵搵開廣寒閣个門，子嫦向王弗講：「夜了，先歇睏吧！」「知啦！」王弗講，兩儕梳洗後各自轉到間房，子嫦坐在被單頂，王弗睡下看等窗外个風景。這一日發生恁多事，雖然回鄉這事子嫦早已決定，但係今日發生之事還係分人想毋著。「毋曉得阿姆會仰般想。」子嫦心想，看等身背會落山个月光，正驚覺時間已經臨天光，佢搵下來眨下目珠。目睡摸些佢擘開目珠四望，異像轉到了老屋个間房肚，面前个燭火柔柔仔，照等桌頭前个面容。手中相思在光線中緊瞞瞞，該笑乜像往擺共樣。子嫦呆呆仔等桌前个人，該人乜看等子嫦，兩儕四目對視該下，全無講話取代个係淚跡，目汁流盡了，阿姆共樣笑微微看等子嫦，用左手指等就會升起个日頭，用右手指等子嫦眠床，子嫦低頭看著書名寫等「靜」。子嫦知這係阿姆个名，佢掀開了書，第一頁寫著：「紙短情長，但願閱者了此意。」子嫦看著這行字，心肚像分電掣著，佢臥頭看等阿姆，佢淨係恬恬看等書，子嫦從阿姆个眼中看著佢个過去，也係林靜旨識同子嫦提起个，該暗晡發生个事。

林靜在離去前，自家知得命無幾久，該日暗晡，佢趕緊催子嫦睡目，行入廳下，對拖仔拿出方盒，打開盒仔時，佢恸了當久，柔聲講：「平時个這下佢應當係陪等你在散步吧！佢故事講到哪位了呢？佢摻髮簪放入盒肚，講：妳愛平安長大，未來妳愛食到康健，搞到安全，乜愛食自家中意个，生活也愛過到鬆爽，毋好因為佢試著煩心。」佢看等深埋盒肚个髮簪，一股酸意湧上心頭，講：「佢會毋會要求忒多了……。」眼看景象逐漸模糊，眨目該時悲傷也隨等流下，佢嘴角難得泛起了難受，佢講：「佢還有當多……當多……當多事情想愛摻妳講，佢个出生、佢摻妳阿爸个相識、佢第一擺牽等妳个手个心情，都無機會講了……。」佢猝忒目汁，抽脰講：「佢當想再陪妳較久一息仔，一年，毋使！一個月，毋使！一禮拜就好，做得無……分佢摻想講个事講忒……。」佢看向了左手上个玉鐲，想起王弗个身影，講：「佢係個好妹伴，未來佢母在了，妳就去尋佢奈！記得髮簪生鹵就好擢忒！毋過玉環……做毋得擢。」佢將玉環定定仔放入盒肚，翕上了盒仔時，佢流著目汁講：「佢个過去摻分妳个禮物都在盒仔裡肚了，就分佢兜陪妳度過人生吧！身為阿姆个佢……就淨有法度做到這了。佢離開時，妳定著會十分艱苦，阿姆相信妳毋會一直消沉下去个。畢竟妳係吾个妹仔！」佢摻盒仔放在桌頂，天光日會有人來拿。佢講，慢慢行入間房，看等正牽覺个子嫦，心想：「這一覺就可能毋會起來了。」佢摻等子嫦，輕聲講：「未來要好好顧自家喔！」講煞就慢慢仔合上目珠，敵氣、溫度乜漸漸消失。包尾，單淨伸著空殼摻淚痕。